

杨健民诗中的闽地：用词语打开一座城市

—— 读诗集《因光而来》

□卫垒垒

人们习惯于用镜头或者美食打开一个城市，其实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也许是词语，当我们寻找各种攻略时，如果只看到图片而看不到文字，只看到影像而听不到话语，显然无法触摸到一个城市的深层脉络，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些图片或影像传达的准确信息。最善于使用文字的毫无疑问是诗人，在诗人笔下，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知觉和想象空间，充满独特的面貌、气味、声音；也是一个文化和精神空间，具有独特的性格、品质、特征。入闽大地走出许多诗人，今天我们就跟随杨健民先生的诗句，在词语中欣赏闽地的景物、风俗和季节。

● 闽地的景物、名胜

诗人出生于莆田，长期在福州生活，经常来往于厦门，因而这三个地方在诗中出现的概率也最高，此外还有永泰、漳浦等地。诗人既描写那些地标建筑或主要景物，如厦门的双子塔、筶筴湖、南普陀，漳浦的赵家堡，永泰的埔垵十八巷等，更多的则是日常生活的地方，如老屋、石桥、残墙、村道等。前者是路过的风景、眼前的事物；后者是童年的故乡、回忆的景物。诗人写福州：“搁浅一生，守着一幅辽阔的地理/北边有屏山的万绿，南边有烟台山的雾/林则徐和严复的那一盘棋该下完了吧/今夜，我们不夸风只夸坚硬的雨/续写天空，上下杭的倒影星光四溅/流放出于山和乌山，如同两座紫薇斗数/把赋写在上面，今夜一定有异象”（《榕城，一场坚硬的雨》）。在这里，诗人带我们穿行在一个时空交错的福州，自然风景和历史场景交织在一起，眼前的风雨和想象的星空重叠在一起。

诗人写故乡的晒谷场：“那里已经长满了草，当然也长满记忆/它是大地硬邦邦的私生子，覆盖着苔藓/某个深夜我沿着意义纵横交错地走过/老屋瞪着眼睛看我，红砖如此沁凉/影子和影子在月光下较量斑驳”（《晒谷场》）。那些不被观望的角落或许才是某个地域的细节，流淌着更为纯粹的时光、生命。故乡是塑造诗人的地方，隐藏着某种需要不断回首的秘密，所以一草一木都带有独特的感情，如一张张老照片，一次又一次重复的梦境，梦的镜头只有一个地方。“一直在寻觅一处梦中无尽的风景/木兰溪，一个简单又永远不可能讲完的故事/水面连续的倒影，泗渡了草尖的颤栗/带着莆仙方言的水系流淌成生态的奥义/我的道就在心之所思，就在壶公山的典籍里”（《木兰溪，我从家乡带走你》）。在诗人笔下，景物只是一个入口，词语沿着这些景物打

开一个意义空间，正如诗人说，“某个深夜我沿着意义纵横交错地走过”。其实我们在旅游时，所要游览的绝非某些风景，而是要进入一个充满感触、想象、故事、情感的空间。一首诗就是一个意义空间，当我们进入一首诗，也就看到了诗中的世界，那些江河湖海、山岳峰峦、亭台楼阁不只是用于视觉欣赏的物理景观，更是一个精神空间。如果说照片能够留住某个瞬间，那么文字则可以打开一个世界。诗中的世界呈现不同的形态，散发不同的味道，也有许多不同的入口。

● 闽地的风俗、特产

诗歌的地域性除了表现在那些独特的景物之外，还在于那些独特的风俗、美食、特产等，当然诗人并不会巨细无遗地将其都呈现在诗中，重要的是诗人的选择，不过这种选择也是一种被选择。因为诗人选择的物恰是塑造诗人精神世界的物。诗人写过福建的水果、红木、地瓜等，写得最多的则是茶。诗人写如何泡茶、喝茶、品茶，如组诗《茶语五阕》，还写了茶器、茶约、问茶等，如组诗《茶是被喊出山的魂（五首）》，对于诗人来说，茶也是有生命、有品格的，“从草木修炼，在时间里裸身而出/摘出疼痛，经过揉捻和烘焙/最后被扔进壶里，与喧嚣的水和解/一步一步，退回自己沉寂的身体/碎裂或者醒来，都是刀耕火种的宿命”（《茶祭》）。喝茶如同交心，茶人口中如话语贴心，一种茶就是一种茶语。

所以诗人写了很多茶语，如《茶语十首》《茶语又十首》。我们知道花语，可是茶语是什么？茶也有性格、精神吗？只有经常喝茶的人才了解。在诗人看来，“茶是被喊出山的魂”，诗人借助茶的口吻写道，“过去，我被日月晒过/现在被水浸过/没有过往，就没有我的疼//你如果也是那样疼我/就把我一饮而尽/我不会喊疼”（《一杯茶》）。茶在这里俨然是一个朋友，从山中来到茶桌，等待一个知音；喝茶的诗人在茶的氤氲中等待茶魂的释放，这里存在一种深层的精神交流。诗人解茶，茶亦解诗人，不仅解其身体之渴，也解心灵之渴。诗人说，“我独坐在茶的原野，喉咙再也干涸/那片淡如词语的坚硬的茶叶/正在把我生命中既定的河流推远/何须罍粟，我所有的词都被它缴纳”。（《问茶》）

● 闽地的四季、节日

除了那些空间性的景或物，时间性的四季、节日也总与地域联系在一起，南方的冬天不同于北方的冬天，山上

大暑的滋味

□方飞

 啖一颗荔枝，呷一片羊肉，听一声蝉鸣，看晚风轻拂古厝燕尾脊的檐角……大暑的寻常滋味，在莆田涵江阿海家的老厝里。

“阿弟，食羊肉啦！”阿海妈嘹亮的莆田腔，带着不容分说的热乎劲，直直撞进耳膜。七月的盛夏，天地就是一口滚烫的蒸笼。我这初来乍到的“客边人”，坐在阿海家幽深的老厝堂屋里，后背衣衫早被汗水洇透，粘在竹椅上，动弹不得。桌中央，一砂锅羊肉汤正“咕嘟咕嘟”翻滚得忘情，汤面浮着晶亮的油星，姜片、当归、枸杞在浓汤里载沉载浮。那股子香气，霸道地攻城略地，热浪直扑人脸，仿佛要把空气都点燃。我心底直犯嘀咕：这天，热得人恨不得钻进冰窖，还喝这烈火烹油的汤？这不是火上浇油么！

正值盛间，一碗晶莹的剥过壳的荔枝忽地递到眼前。阿海妈笑着，“食几粒，先解解燥！”

我依言拈起一颗冰荔送入口中，清甜如蜜的汁水瞬间在齿间爆裂开，一股清凉直透心脾，仿佛给燥热得几近冒烟的五脏六腑，兜头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甘霖。这冰凉的甜，与对面砂锅里升腾的羊肉浓腩的热气，在暑热凝滞的空气里无声交战、交融，竟奇异地熨帖了我这“客边人”的惶然与疏离。

“趁热吃！”阿海端起一碗滚烫的羊汤，不容分说塞进我手里，“汗出透，暑气就败了！”汤碗烫手，镜片瞬间被白茫茫的雾气笼罩。我屏住呼吸，啜饮一口。一股滚烫的热线，直冲而下，瞬间，额角、颈后、脊背的汗珠争先恐后奔涌而出，畅快淋漓！原来这就说“以热攻热”呀。

此时，窗外古榕上的知了骤然发力，声浪一阵高过一阵，应和着砂锅里汤汁“噗噗”地沸腾喘息，仿佛在合奏一首古老而炽烈的夏日战歌。

一碗热汤见底，汗也出透了，衣衫湿透，贴在身上，却有种奇异的畅快。阿海妈适时递来一杯深褐色的凉茶，碗底沉着几片不知名的草叶。喝一口，微苦，旋即回甘，草木的清气在唇齿间弥漫。穿堂风不知何时悄然潜入，徐徐而过，温柔地吹干汗湿的衣衫，留下凉凉的触感紧贴着皮肤。先前的闷热与滞重，仿佛真被那场酣畅淋漓的汗水席卷而去，通体只剩下一种难以言喻的轻快与通透。

“食饱未？”阿海笑着问我。这句再寻常不过的莆田问候，此刻听来，却像檐角那缕拂过燕尾脊的晚风，轻轻柔柔，拂过心坎。原来那碗滚烫的羊汤喝下去，喝通的不仅是闭塞的毛孔，也悄然融化了横亘在异乡客与本土乡音之间那层无形的坚冰。

回到南京，梧桐树上震耳的蝉鸣依旧。门铃骤响，一个泡沫箱送到手中——竟是阿海从莆田寄来的荔枝！冰袋间，簇簇鲜红如玛瑙，倔强地保持着千里之外枝头的新鲜。便签上是熟悉的、带着几分笨拙却无比真诚的字迹：“阿弟，荔枝正当时，冰着食。”

剥开一颗，莹白如玉的果肉裹着清冽甘甜的汁水入口，瞬间，莆田那个潏热得令人窒息的午后便汹涌而至，无比鲜活：堂屋天井里灼人的白晃晃阳光、砂锅里羊汤翻滚的浓香、阿海眼中跳动的热切光芒、那滚烫如熔铁的莆田乡音……

这异乡的寻常滋味，一旦尝过，便如同窃取了一条隐秘的归途。千里迢迢寄来的荔枝，何止是时令鲜果？它是一把钥匙，带着古厝檐角的温度与海风的气息，熬成了心底最难消解的“荔枝”滋味。

六月向日葵

□黄丽珠

 校园六月，有两种花必然隆重登场，一是凤凰花，二是向日葵。

凤凰花树，站立教学楼旁，一站多年，岿然不动，花开花谢，周而复始。校园作息时间统一，是有规律的，凤凰花树习惯了一半热闹一半寂静的时间切换：上课时，就听听孩子们大声回答问题或朗读课文的声音，下课了，看看孩子们从树下三三两两经过。六月，以自己满树的绯红浅红献礼青春——那些深深浅浅的情谊，那些交织着欢笑与泪水的青春之歌！

向日葵种在劳动基地，紧贴着学校围墙，有两三分地。从五月份起，向日葵们似乎和孩子们签了合约，陆陆续续张扬着小脸蛋，明媚，灿烂无比。向日葵品种不一，高矮有别，颜色也有差别，但这些，都不妨碍向日葵有张恨水笔下“碧杆圆盘，犹如金灯列仗”之味。有的一个茎上缀上七八朵，有金玉满堂的热热闹闹；有的“只生一个”，写着独生子女的傲娇之感。

六月初，学校要求各年级准备一两个节目，为即将高考的孩子们加油助威。两座楼走廊上围满师生，热情澎湃。五彩气球、彩花喷筒、粽子礼盒等物品，一波又一波点燃现场气氛。向日葵更是成了当日亮点——孩子们执花送去一朵朵祝福。此刻，孩子们青春的脸庞、闪亮的眼神，让“一举夺魁”具象化。我带领15个七年级孩子献上一个快板表演。女孩们着白衣红裙、男孩们穿白衣黑裤，闪亮登场于草坪，全场掌声雷动。一分钟的表演，孩子们很争气地书写了几处亮点：几无登台表演的经验，却能主动请缨、快乐接受任务；几无丰盛课余时间，却用碎片化积累的120分钟排练；几无执快板经验，却能在短短时间内基本掌握……欣慰于孩子们的进步，更庆幸，能与这些孩子在生命旅途里共生长。

这一年，我们继续实践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“学生成长在活动中”理念，我们一起分享影评，一起读书交流，一起课本剧表演，一起诗文朗诵，一起种文字……犹记得我们同台模仿《唐诗〈约客〉素描》，我写“雨走走停停，风来来去去，你还不来。香续了又续，酒温了又温，你还不来。烛光摇曳晃晃，碎了一地，你，还不来。”孩子们不甘示弱，连连写下金句：“在万家灯火逐渐黯淡、蝉鸣逐渐衰弱的夜晚，又是谁在守候着他的挚友？”“蛙鸣不紧不慢，像是一口在敲的钟，有条不紊，无比清晰”“雨不缺，淅淅沥沥，漫天漫地，唯缺你，在这样寂寥的夜晚”……一串串诗句如葵花籽般，粒粒分明，闪闪发光。素质教育带来的幸福就是如此吧，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场灵魂与灵魂的相遇。

但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展现他们的善良与上进。上学期半途接手了一个班级，一些孩子存在脏话对骂、打架斗殴等问题，令老师们头疼不已，我也不例外。有一阵子，我对这些问题孩子不认真学习的态度极为生气，总是忍不住在课堂上数落几句。

几年前看电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，很有触动。在那所名为“池塘之底”的学校，有个叫马修的老师，他的教育理念与校长哈森简单粗暴教育截然相反，但他创造了一个奇迹：用音乐，用合唱，给放牛班的孩子带去了春天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，如今重温经典，对镜自照，自惭形秽。教育真的是一场修行，难度远超种田种树种花，只是我们缺失的是恒久的耐性，是宽容与理解，是一种悲天悯人的爱，还有解决问题的思维、合力与执行力。

今晚，静心思考之后，我明白这些孩子都是向日葵，阳光明媚的自然令人心生欢喜，而那些被虫子咬过花瓣的，更需要被呵护，我们要当的就是如马修一般的园丁，以爱的宣言一辈子修行。

在山巅

□林泽一

 在山巅之上

几乎在天穹的边缘

我的思绪正徘徊于飘散的雾霭中

我又一次发现身处风中是如此惬意

既有那些拂过山顶的风

也有那些已然远去正隐匿于天际的风

它们飘荡

循着不可解的轨迹

我的双眼追逐它们

像它们在能够看见之前就一直对天空所做的那样

本版制图：郑 倩